

◎文学聚焦：海外华人作家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之一

我看中国现当代文学

穆紫荆（德国）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随着中国国情的演变，自“五四”以来以陈独秀、胡适、周氏两兄弟等人为代表的源起之后，经过了上世纪20年代鲁迅、冰心、卢隐、郁达夫等以及30年代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的作品，达到了民国现代文学的高峰。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阶段，其代表人物有刘心武、卢新华、王蒙、茹志鹃、高晓声、古华、路遥、韩少功、张贤亮、阿城、贾平凹、王安忆、汪曾祺、莫言、刘索拉、海子、北岛、顾城、舒婷等，呈现出中国自现代文学开创以来的一树繁花。自90年代起，刘震云、王朔、王小波、莫言以及苏童、郑渊洁、池莉、刘慈欣等吸取了西方现代的多重新的文学表现手法，呈现了新的中国现实文学的新篇章。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是与时俱进的，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特别在最近的30年中，以极其生活活泼和开放的思维方式 and 文学成果，走进了世界当代文学的领域。

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读者，我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走出国门的还不多。与我们在国内所了解的西方文学作品相比，西方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还是很少。究其原因，首先固然是有翻译力量不足的问题。其次是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翻译和出版的口味有“东方主义”倾向。记得20多年前，在德国的书店里，几乎看不到从中国翻译过来的书，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比如德国有个中国文学的翻译家叫马里斯·考茨，他翻译了余华的作品。还有另一位汉学家叫马丁·汉克，他有一个自己的东亚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王朔的作品。德国的电台《德国之声》曾经对这两位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进行采访，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几本书？他们的回答是，德国读者喜欢了解中国社会，而这些作品，描述了中国现实社会状况。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正在走进世界现代文学领域。更多的人想了解中国的变化和中国的文学。

◎新作评介

丝绸之路上的精神跋涉

——我读《鸠摩罗什》

雷 达

徐兆寿是一位具有执著精神追求的作家。从他20世纪90年代的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中屈原式天问，到新世纪初《非常日记》中对死亡的追问，再到近期《荒原问道》对文化命脉的追问，都延续和塑造着一个追问命运、探究存在、苦苦思索中华文化前途的思想者形象。这种追问和探究的气质在其20多年的写作中一直没有减弱，反而向更深处蔓延。《荒原问道》中弥漫的是这种思索的气息，像空气一样布满小说周身。这在当代写作中是一道独特风景。正当《荒原问道》叩问世道人心之时，徐兆寿又推出一部令人意外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

作者为何选择鸠摩罗什呢？在最近发表的自序《一切都有缘起》中，他说他还在一份情，在尽一份责任。他本人并非佛教徒，直到40多岁时也未曾研究过佛教。是因为他祖母是一位特别的佛教弟子，不上香，不拜佛，不念经，只是行善事。多少年来，他一直想为祖母写些什么。而他的故乡凉州又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寺院鸠摩罗什寺，他也想为故乡写点什么。正是因为尽孝，慢慢催发了他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一个偶然的契机，清华大学出版社要他写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于是，这部小说便诞生了。当我想起我和作者一同去甘肃武威拜谒鸠摩罗什寺和天梯山石窟的情景，想起在河西走廊驰骋飞奔的快乐，以及翻越祁连山穿过大半个青海的感动，我便知道他必须得写凉州的精神存在了。作为祖母的贤孙和凉州的赤子，他写鸠摩罗什是自然而然的。《荒原问道》中更多地写了凉州人的当代生活，而对其深层的文化存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不可推卸地承担着引领中国文化走向国门、走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的文化桥梁的作用。

好作品总是能贴近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觉

其实，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可以说每一部（除了科幻之外）都是在描写和



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

刻画中国社会的。不过由于身居海外，我总是挑选一些自己所喜欢看的作家的作品看。比如陈忠实、路遥、王安忆，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语不惊人，却款款而谈。字里行间没有大的波澜，不会出现大惊小怪的夸张的词汇，却是平平淡淡之中，如山如画般将生活和故事在你眼前展开。他们的语言很朴素，每一字你都可以很明确地看懂，并且懂得他们藏在语言后面的思想。比如：

“真正的病人现在强打起身子，倒不敢沾一沾炕边。玉贤头疼，恶心，走一步心就跳得咚咚响。她用一条黑布帕子围着脖子，遮盖着被草绳勒出一圈血印的脖颈，默默地扫院，悄悄地在后院柴禾堆前撕扯麦秸，默默地坐在灶台前烧火拉风箱。”（陈忠实《康家小院》）

“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他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不过，这一次进来非同以往。”（路遥《人生》）

“王琦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那些洋行里的练习生，眼睛觑来觑去的，都是王琦瑶。在伏天日晒的日子里，王琦瑶望着母亲的垫箱，就要憧憬自己的嫁妆的。”（王安忆《长恨歌》）

像这样的句子，在日益浮躁的生活和追随潮流的现代化步伐中，无疑像一口古老的落地钟般，让人的心随着句子的节奏不是激动起来而是沉静下来。而这样的语言，也很符合普通

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也更在乎中国人在国际文学大奖上所占的位置和比例。曾几何时，我们面对着每年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一次又一次地叹气。更有国外的汉学家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说得一钱不值。而现在，当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应该不成为问题了？不是的，因为还是有人说莫言的作品看不懂。其实，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学自信的问题，是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了。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过去的30年、50年甚至80年、9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是和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而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是和其经济国力所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极其宝贵的价值。无论获奖或者没有获奖，所有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所出现的作品，都是和历史一起承载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价值。

如果有谁认为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不好，那是他没有懂得和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所走过的特殊的历史过程。当我们的经济实力还很弱的时候，当我们走了偏路，还需要为生存和温饱而努力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所关注的自然更多是我们的生活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当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得以缓解和改善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就有机会去关怀和深入除了我们自身以外的世界，比如环境保护、生态绿化、人文教育、老年安置、临终关怀等等主题和内容，不仅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中萌芽和生根，而且我相信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花开繁盛的一片森林。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在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对人文和世态的关注，随着信息和经济的全球化开放，正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到大潮流中去。人们的生活改变了，那么文学肯定会跟进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甚至领先世界的方向走，那么我们的文学，也必将向着这样一个方向前进的。对此我有很坚定的信心。

有着中国特色的极宝贵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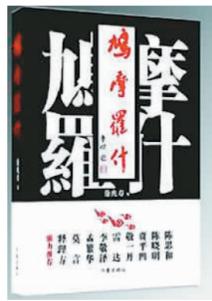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如何才能立足于世界？我相信这是很多作家、读者和评论家都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不仅在乎国外的汉学家

们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评价，也更在乎中国人在国际文学大奖上所占的位置和比例。曾几何时，我们面对着每年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一次又一次地叹气。更有国外的汉学家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说得一钱不值。而现在，当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应该不成为问题了？不是的，因为还是有人说莫言的作品看不懂。其实，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学自信的问题，是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了。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过去的30年、50年甚至80年、9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是和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而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是和其经济国力所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极其宝贵的价值。无论获奖或者没有获奖，所有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所出现的作品，都是和历史一起承载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价值。

如果有谁认为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不好，那是他没有懂得和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所走过的特殊的历史过程。当我们的经济实力还很弱的时候，当我们走了偏路，还需要为生存和温饱而努力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所关注的自然更多是我们的生活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当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得以缓解和改善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就有机会去关怀和深入除了我们自身以外的世界，比如环境保护、生态绿化、人文教育、老年安置、临终关怀等等主题和内容，不仅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中萌芽和生根，而且我相信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花开繁盛的一片森林。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在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对人文和世态的关注，随着信息和经济的全球化开放，正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到大潮流中去。人们的生活改变了，那么文学肯定会跟进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甚至领先世界的方向走，那么我们的文学，也必将向着这样一个方向前进的。对此我有很坚定的信心。

也祝愿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结出更多更好的万世流芳之果。



各种伦理的问题。他都通过一个个个人物和故事去展开并回答。掩卷思之，仿佛经历了一次次精神洗礼一样。

近年来，与徐兆寿几次见面，他都向我谈到过这部小说。他说，他之前的写作都是写给知识分子的，读者多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但这一次，他要写给普通大众，他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这是他看了佛经《妙法莲华经》后得到的启示。对此，我表示首肯。佛教在传播佛法时追求最方便的法门，就是什么方式能最有效地达到传播，就追求什么方式。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些年来在某种情境中被淡化了，追求文采，导致质空而文胜，读者便远离文学了，但那些了不起的作家，都追求质朴，反而拥有大量读者。文学史告诉我们，一旦文学追求文采而使“质”空，便是文学没落时期，那么，就会有新的文风取而代之，比如建安风骨、初唐气象、五四文学革命等等。我看到他的这部小说的确在最大可能地舍弃技巧。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质实，很多章节还是延续了诗意的特点。

徐兆寿说，他写鸠摩罗什始于2012年。他有一个计划，要写一系列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被重新推到历史的前台，而鸠摩罗什也便一下子重新活了起来。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作家谈

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

李敬泽



散文是一个现代建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文学，本来是一个“文”的传统，到了现代，从晚清到五四，完成了整个文学的现代转型，依照西方标准，我们进行了一次文学门类、文学秩序的现代转型。小说和诗，充分地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

要我看，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只有一人，就是鲁迅。在鲁迅的手里，散文真正变成了一个强有力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比如他的杂文、他的《野草》。可惜，鲁迅之后几乎是后来者。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我现在每逢写散文，要给自己立一个规矩，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一个古人了，尽量不要带古人腔，甚至不要带文人腔。我发现我常常写的那些露出了古人腔和文人气的文章，通常能够得到最多的表扬。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病，就是在散文传统中深深积淀着的陈陈相因的文人气的东西，那些从古典散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腔调、笔法。这不是真的我，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我内心甚至也不是这样想的。但我在写文章时，苏东坡附了体，袁宏道附了体，张岱附了体，那么多古人都在我身上，我花团锦簇地写下来，自己觉得写得很爽，大家都夸，但我自己对这个要警惕。

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十月》上这两年写的《会饮己》。因为每当我提笔之前对自己有个建议，我要写现代性的散文，要让散文表达现代的真实复杂的有效的呈现。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更值得写。100年来，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习惯于在散文中表达我们的复杂经验，袒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很容易就把沉重的“文”的传统裹挟而去，使文章变得优雅、平滑、顺滑、好看，但是，是假的。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能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面对此时此刻

的真实感受，在这个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晰，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就要做。

说到底，“文”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广大无边的“文”；另一个是这个小小的文学的散文，文学的散文实际上也是广大无边的“文”的一部分。所以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在我们的散文中充斥着套话、老调子，充斥着那些像滑行一样自我运转的东西。我们的文风，我们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章，可能同有此病。

散文的真理也就是那么几句。第一句，孔子说的“辞达”；第二句叫“惟陈言之务去”。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惟陈言之务去”，要害不在于是否是陈言，要害在于我们要做个“新锐作家”。

“新锐作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告诫自己，我们要表达的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没有感受到的，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给它词，给它形式，给它逻辑，最后把它形成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克服这个难度，你得到的一定是一篇值得写的文章。你不仅得到了一篇文章，你也在写作的过程中，更有力、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或者认识了事物。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事物，它的真相其实都是隐藏在你那个说不出来、表达困难的地方，你把表达困难、说不出来的地方说出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都长了一层。

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的散文。

新诗写出古典韵味

——读《万物心 刘伟见现代诗系》

叶延滨

读完刘伟见的这4本诗集，我觉得刘伟见作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恢复者、传承者、传播者，非常值得尊重。刘伟见是在诗歌传播、文化传播、诗歌教育各个方面都作出重大成绩的一个国学研究者，他是用新诗的方式写传统诗歌和传统文化的现代注释，他写诗是一种诗歌修养，同时是一种诗歌教育。今天的社会需要刘伟见这样的人做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

刘伟见作为一个国学研究者，能够用新诗写出这样的4本诗集，有很多诗写得很精彩，体现了他的文化准备比较充分，使他有自信涉猎新诗的各个领域。诗集中写了爱情，写了他对日常经验的解读，写了他对世界、人生的哲学思考，写了他和外部世界的对话和互相的交流。他的涉猎之广是很多新诗人无法逾越的。他的努力实际上是用新诗的方式对传统诗学的一种现代注释，用新诗的方式来写他的传统诗学。



他的诗歌有两个地方让我非常感动，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新诗写出古典韵味，有传统文化的修养、趣味和寄托。他从事诗教，他是在传播他的诗歌理念，传播他对生活的理解，传播他的追求。诗中充满传统的美学和传统伦理的体认，但是，这也是现代新诗，诗中同样充满了和谐的意境。读他的诗，我会心地笑了。二是他是在恢复和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所做的工作是值得尊重的。